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一百十八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　福

謄録監生臣胡宗高

五禮通考卷一百十八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一百十八

祭先聖先師

宋會要建隆元年二月太祖幸國子監詔加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師之像

宋史禮志至聖文宣王唐開元末升為中祠設從祀禮

令攝三公行事朱梁喪亂從祀遂廢唐長興三年仍復從祀周顯德二年別營國子監置學舍宋因增修之塑先聖亞聖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廡之木壁太祖親撰先聖亞聖贊十哲以下命文臣分贊之

太祖本紀建隆二年十一月己巳幸國子監

三年春正月癸未幸國子監　二月丙辰復幸國子監

禮志其謁先師之禮建隆二年禮院準禮部貢院移自後諸州府貢舉人十一月朔日正衙見訖擇日謁先師

遂為常禮

建隆中凡三幸國子監謁文宣王廟

太宗本紀太平興國四年二月壬子幸國子監

端拱元年八月庚辰幸太學令博士李覺講易賜帛

淳化五年十一月丙寅幸國子監賜直講孫奭緋魚因

幸武成王廟復幸國子監令奭講尚書賜以束帛

禮志太宗亦三謁廟詔繪三禮器物制度于國學講論

堂木壁又令河南府建國子監文宣王廟置官講説及

賜九經書

闕里志淳化四年從監庫使臣請宣聖廟六衘朔望

焚香

景徳三年大學士王欽若奏令諸道州府軍監文宣

王廟摧毁處量為修葺仍令不得占射充磨勘司推

勘院及不得令使臣官員等在廟内居住

其釋奠之禮景徳四年同判太常禮院李維言開寶通

禮諸州釋奠並刺史致齋三日從祭之官齋於公館祭

日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令諸州長吏
不親行禮非尊師重教之道詔太常禮院檢討以聞案
五禮精義州縣釋奠刺史縣令初獻上佐縣丞亞獻主
簿終獻有故以次官攝之
真宗本紀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戊午加謚孔子曰元
聖文宣王
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壬辰詔立曲阜縣孔子廟學舍五
月乙卯追封孔子弟子七十二人秋七月戊寅詔孔子

廟配享魯史左丘明等十九人加封爵

禮志大中祥符二年五月乙夘詔追封十哲為公七十

二弟子為侯先儒為伯或贈官親製元聖文宣王賛命

宰相等撰顔子以下賛留親奠祭器於廟中從官立石

刻名

文獻通考詔追封孔子弟子兖公顔回兖國公費侯閔

損瑯琊公鄆侯冉耕東平公薛侯冉雍下邳公齊侯宰

予臨淄公黎侯端木賜黎陽公徐侯冉求彭城公衛侯

仲由河內公吳侯言偃丹陽公魏侯卜商河東公郲伯
曾參瑕邱侯陳伯顓孫師宛丘侯江伯澹臺滅明金鄉
侯單伯宓不齊單父侯原伯原憲任城侯莒伯公冶長
高密侯郯伯南宮縚龔丘侯郕伯公晳哀北海侯宿伯
曾點萊蕪侯杞伯顔無繇曲阜侯蒙伯商瞿須昌侯共
伯高柴共城侯滕伯漆雕開平輿侯任伯公伯寮壽張
侯向伯司馬耕楚丘侯樊伯樊須益都侯郜伯公西赤
鉅野侯卞伯有若平陰侯鄅伯巫馬期東阿侯顏伯陳

亢南頓侯梁伯梁鱣千乘侯蕭伯顏辛陽榖侯絅伯冉
孺臨沂侯東平伯冉季諸城侯聊伯伯虔沭陽侯黄伯
公孫龍枝江侯彭衙伯秦甯新息侯少梁伯秦商鄄城
侯武城伯漆雕哆濮陽侯琅琊伯顏驕雷澤侯須句伯
漆雕徒父高苑侯北徵伯壤駟赤上邽侯清河伯林放
長山侯雎陽伯商澤鄒平侯石邑伯石作蜀成紀侯任
城伯任不齊當陽侯魯伯申棖文登侯東牟伯公良孺
牟平侯曹伯曹卹上蔡侯下邳伯奚容蒧濟陽侯淇陽

伯句井疆湓陽侯卲陵伯申黨淄川侯期思伯公祖句
茲即墨侯雩婁伯榮期猷次侯鉅野伯縣成武城侯臨
淄伯左人郢南華侯漁陽伯燕伋汧源侯滎陽伯鄭國
朐山侯汧陽伯秦非華亭侯乘氏伯施之常臨濮侯朱
虛伯顏噲濟陰侯淳于伯步叔乘博昌侯東武伯顏之
僕宛句侯衛伯蘧瑗内黃侯瑕丘伯叔仲會博平侯開
陽伯顏何堂邑侯臨濟伯狄黑林慮侯平陸伯邽巽高
堂侯汶陽伯孔忠鄆城侯重丘伯公西輿如臨朐侯祝

阿伯公西蒧徐城侯南陵伯琴張頓邱侯
又詔封元聖文宣王廟配饗先魯史左丘明瑕丘伯齊
人公羊高臨淄伯魯人穀梁赤龔丘伯秦博士伏勝乘
氏伯漢博士高堂生萊蕪伯九江太守戴聖楚丘伯河
間博士毛萇樂壽伯臨淮太守孔安國曲阜伯中壘校
尉劉向彭城伯後漢大司農鄭衆中牟伯河南杜子春
緱氏伯南郡太守馬融扶風伯北中郎將盧植良鄉伯
大司農鄭康成高密伯九江太守服虔滎陽伯侍中賈

逵岐陽伯諫議大夫何休任城伯魏衛將軍太常蘭陵亭侯王肅贈司空尚書郎王弼封偃師伯晉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當陽侯杜預贈司徒豫章太守范甯封鉅野伯一命三司使兩制待制館閣官作贊

玉海大中祥符二年三月庚辰詔文宣廟木圭易以玉賜桓圭一五月乙卯朔詔追封顏回兖國公至卜商河東公曾參瑕邱侯至琴張頓邱侯詔曰四科鉅賢並超五等七十達者俱贈列侯令中書門下及兩制館閣分

撰贊命王旦撰顏子贊初帝覽崇文院檢定七十二弟子案史記唐會要凡七十七人今曲阜廟唯七十二人帝曰何故不同王旦言國學七十二弟子經太祖定議曲阜準國學畫像七月戊寅詔封左丘明至范甯二十一人皆為伯贈王肅司空杜預司徒命羣臣為贊

曲阜縣志大中祥符二年追封顏子為兖國公詔曰朕乃封巒禪社昭列聖之鴻勳崇德報功廣百王之彛制言旋於闕里遂躬謁於魯堂瞻河海之姿睟容穆若出

洙泗之上高風凛然舉茂典之有加期斯文之益振由
是推恩世胄併錫寵章增其奉邑念性與天道德冠生
民議兹元聖之名曩廣嚴師之禮兼朕親製以表崇儒
至于四科鉅賢並超五等七十達者俱贈列侯仍命僚
寀分紀遺烈式書襃揚之旨庶幾善誘之方宜令中書
樞密院三司兩制丞郎待制館閣直館校理分撰贊以
聞
宋史真宗本紀大中祥符三年六月丙辰頒天下釋奠

先聖廟儀并祭器圖

禮志大中祥符三年判國子監孫奭言上丁釋奠舊禮以祭酒司業博士充三獻官新禮以三公行事近歲止命獻官兩員臨時通攝未副崇祀向學之意望自今備差太尉太常光禄卿以充三獻又命崇文院刋釋奠儀注及祭器圖頒之諸路

真宗本紀大中祥符四年五月癸巳詔州城置孔子廟

五年改謚元聖文宣王曰至聖文宣王

禮志詔太常禮院定州縣釋奠器數先聖先師每坐酒尊一籩豆八簋二簠二俎三罍一洗一篚一尊皆加勺冪各置于坫巾共二燭二爵共四有坫從祀之處諸坐各籩二豆二簋一簠一俎一燭一爵一

仁宗本紀天聖二年八月巳卯幸國子監謁孔子

玉海明道元年八月戊午詔國子監重修七十二賢堂左卯明而下二十一人並以本品衣冠圖之

文獻通考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

宋史樂志景祐祭文宣王廟六首

迎神凝安　大哉至聖文教之宗紀綱王化丕變民風常祀有秩備物有容神其格思是仰是崇

初獻升降同安　右文興化憲古師今明祀有典吉日惟丁豐犧在俎雅奏來庭周旋陟降福祉是膺

奠幣明安　一王垂法千古作程有儀可仰無得而名齊以滌志幣以達誠禮容合度黍稷非馨

酌獻成安　自天生聖垂範百王恪恭明祀陟降膠

庠酌彼醇旨薦以令芳三獻成禮率由舊章

飲福綏安　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旣芬旣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兖國公配位酌獻成安（哲宗朝增此一曲）　無疆之祀配侑可宗事舉以類與享其從嘉栗旨酒登薦惟恭降此遐福令儀肅雍

送神凝安　肅肅庠序祀事惟明大哉宣父將聖多能歆馨肸蠁迴馭凌兢祭容斯畢百福是膺

陳氏樂書成周之制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故禮記文王世子凡釋奠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又曰釋奠於先聖先師先老終之遂發咏焉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而已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蓋學校之於天下禮樂之所自出小有釋菜而以食為主大有釋奠而以飲為主其習舞與聲而大合六代之樂一也北齊天子講畢以太牢釋奠孔子配以顔回設軒架之樂六佾

之舞唐開元中釋奠文宣王始用宮架之樂然孔子人臣也用軒架足以為禮用宮架則過矣宮架天子之制四面皆縣鐘磬備六律六呂如宮室之有墻故謂之宮架軒架諸侯之制三面縣去中呂蕤賓林鐘缺其一面如軒車之有籓故謂軒架圖見樂書聖朝春秋上丁釋奠於東序上戊釋奠於西序並設登歌之樂不用軒架而用判架判架只東西兩面縣而已南北皆缺又去黃鐘大呂應鐘也抑又不施於堂下而施於堂上於其庭又不設舞焉是有歌奏而無舞非古人習舞合樂之意釐而正之以廣禮樂之敎於天下

實聖朝急務也

仁宗本紀慶歷四年五月壬申幸國子監謁孔子有司言舊儀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

禮志仁宗再幸國子監謁文宣王廟皆再拜焉

宋歐陽修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釋奠釋菜祭之畧者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祀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畧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

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合樂國有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

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

已故曰祭之畧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畧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賔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人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大宋之興于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

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為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為學舍於其傍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為爼豆籩篚罇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遵國典修禮興樂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諰諰然惟

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愛日齋藂抄釋奠釋菜古禮僅存而行於學歐陽公記襄州榖城縣夫子廟有云釋奠釋菜祭之畧者也古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見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畧也祭之之禮以迎尸酌鬯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畧者余讀其文因考之禮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

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必有
合也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於先聖見文王世子出
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見王制凡皆言釋
奠而釋奠必於學春官大祝大會同皆造於太廟宜
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甸祝掌四時之
田表貉之祝號舍奠於祖禰亦如之師甸致禽於虞
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禰亦云舍奠也始立
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見文王世子仲春上丁

命樂正習舞釋菜見月令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見學記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見春官凡皆言釋菜也而亦莫不於學士婚禮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士喪禮君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釋菜於門內春官筮人乃舍萌於四方以禳惡夢注謂猶釋菜萌菜始生則凡祭禮皆有釋菜也鄭氏以釋菜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又以縣釋菜奠幣孔氏以為直奠置於物方氏

以為釋其所執之物而祭之故其字或作舍奠言物就可薦以菜則特用菜而已儀禮疏奠之為言停停饌具而已又案周禮注鄭司農云舍菜為舞者皆持有香之菜或曰古者士見于君以雉為贄見于師以釆為贄菜直為蔬食菜羮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釆飾舍菜者減損觧釋盛服以下其餙也元謂舍即釋也釆讀為菜蘋菜之屬吕氏春秋注舍猶置也初入學宮必禮先師置釆帛於前以贄

神釆菜兩音而異義其說惟議禮之家有以折衷也邱氏濬曰案修之記作於宋盛時而謂釋菜禮亡又謂釋奠幸存而亦無樂今制則國子監每月朔先期太常寺送兎蔬等物至日行禮其春秋上丁二祭則先期皇帝傳制遣官行禮文武官朝服侍班牲用太牢禮行三獻樂備登歌舞用八佾其禮可謂備矣說者謂釋奠釋菜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今世之樂襲勝國用宋人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故耳非古樂

也吁禮廢羊存雖曰不合於古豈不勝於無哉方今
聖明在上必有當制作之任者行古之禮復古之樂
政有望於今日
熈寧五年國子監言舊例遇貢舉歲禮部貢院集諸州
府所貢第一人謁奠先聖如春秋釋奠儀況春秋自有
釋奠禮請罷貢舉人謁奠
蕙田案此罷貢舉人釋奠
文獻通考熈寧八年判國子監常秩等言本監宣聖

神像舊用冕服九旒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並用朝服檢會唐開元中尊孔子為文宣王内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詳此則孔子之冕宜用天子之制十二旒孔子既用冕旒則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各依本爵用冕服今來所修殿屋已成見裝飾塑像欲乞改正下太常禮院詳定禮院檢會國朝文宣王廟自建隆三年詔廟門準儀制令立戟十六枝用正一品之禮大中祥符二年賜曲阜縣文宣王廟桓圭一從上

公之制冕九旒服九章按衣服令王爵之服春秋釋奠則用中祠皆今朝之制也其兖國公顔子等皆以本朝郡國縣封爵緣古今禮制不一難以追用周之冕服宜如舊制依官品衣服令文宣王冕用九旒顔子以下各依郡國縣公侯伯正一品至正四品冠服制度庶合禮令從之

神宗本紀元豐六年冬十月戊子封孟軻為鄒國公

禮志熙寧七年判國子監常秩等請立孟軻揚雄像於

廟庭仍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以帝號下兩制禮官詳定以為非是而止京兆府學教授蔣夔請以顔回為兗國公毋稱先師而祭不讀祝儀物一切降殺而進閔子騫九人亦在祀典禮官以孔子顔子稱號歷代各有據依難輒更改儀物祝獻亦難降殺所請九人已在祀典熈寧祀儀十哲皆為從祀惟州縣釋奠未載請自今三京及諸州春秋釋奠並準熈寧祀儀詔封孟軻為鄒國公

神宗本紀元豐七年五月壬戌以孟軻配食文宣王封荀況揚雄韓愈為伯並從祀

禮志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請春秋釋奠孟子宜與顔子並配議者以為配享從祀皆孔子同時之人今以孟軻並配非是禮官言唐貞觀以漢伏勝高堂生晉杜預范甯之徒與顔子俱配享至今從祀豈必同時孟子於孔門當在顔子之列至於荀況揚雄韓愈皆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久未配食誠闕典也請自今春秋釋奠

以孟子配食荀况揚雄韓愈並加封爵以世次先後從祀於左邱明二十一賢之閒自國子監及天下學廟皆塑鄒國公像冠服同兖國公仍繪荀况等像於從祀荀况左邱明下揚雄劉向下韓愈范甯下冠服各從封爵詔如禮部議荀况封蘭陵伯揚雄封成都伯韓愈封昌黎伯令學士院撰贊文又詔太常寺修四孟釋菜儀

邱氏濬曰案此孟子配享孔子之始自唐以左邱明二十二人從祀之後至是始以荀况三人者從祀

日知録顧氏炎武曰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農也桑之祭先蠶也學之祭先師也一也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宣尼廟堂葢所以報其傳註之功迄於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謂得古人敬學尊師之意者矣神宗元豐七年始進荀況揚雄韓愈三人此三人之書雖有合於聖人而無傳註之功不當祀也祀之者為王安石配享王雱

從祀地也

觀承桒日知録之論雖亦有見然荀況楊雄之於韓子可若是班乎且但知貴詁經之力而不知尊任道之功所見膚矣

哲宗本紀元祐六年冬十月庚午幸國子監賜祭酒豐稷三品服監學官賜帛有差

禮志元祐六年幸太學先詣國子監至聖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

徽宗本紀崇寧元年二月庚戌追封孔鯉為泗水侯孔伋為沂水侯

畢仲游傳仲游為吏部郎中言孔子廟自顏回以降皆爵命於朝冠冕居正而子鯉孫伋乃野服幅巾以祭為不稱詔皆追侯之

禮志崇寧時封孔鯉為泗水侯孔伋沂水侯詔古者學必祭先師況都城近郊大闢黌舍聚四方之士多且數千宜建文宣王廟以便薦獻

文獻通考崇寧三年太常寺言國朝祀儀諸壇祠祭正位居中南面配位在正位之東南西面若兩位亦為一列以北為上其從祀之位又在其後今國子監顏子孟子配享之位即與閔子騫等從祀之位同作一列雖坐次少出而在文宣王帳座之後於配食之禮未正請改正顏子而下從享位次為圖頒示天下從之

宋史徽宗本紀崇寧三年六月癸酉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廟

禮志詔王安石可配孔子廟位於鄒國公之次

文獻通考令國子監圖其像頒之天下

崇寧三年國子監丞趙子櫟言唐封孔子為文宣王其廟像内出王者袞冕衣之今乃循五代故制服上公之服七十二子皆周人而衣冠率用漢制非是詔孔子仍舊七十二子易以周之冕服又詔辟雍文宣王殿以大成為名帝幸國子監謁文宣王殿皆再拜行酌獻禮遣官分奠兖國公而下國子司業蔣静言先聖與門人通

被冕服無別配享與從祀之人當從所封之爵服周之服公之衮冕九章侯伯之鷩冕七章衮公服也達於上鄭氏謂公衮無升龍誤矣考周官司服所掌則公之冕與王同弁師所掌則公之冕與王異今既考正配享從祀之服則宜考正先聖之冕服於是增文宣王冕為十有二旒

崇寧儀禮局言太學獻官太祝奉禮皆以法服至於郡邑則用常服望命有司降祭服於州縣凡獻官祝禮各

服其服以盡事師之儀詔以衣服制度頒賜州縣自造焉

邱氏濬曰案此宣聖用天子冕旒之始

大觀初大司成强淵明言考之禮經士始入學有釋菜之儀請自今每歲貢士始入辟雍並以元日釋菜於先聖其儀獻官一員以丞或博士分奠官八員以博士正錄大祝一員以正錄應祀官前釋菜一日赴學各宿其次至日詣文宣王殿常服行禮貢士初入學者陪位於

庭他亦畧做釋奠之儀
大觀二年從通侍郎侯孟請繪子思像從祀於左邱明
二十四賢之間
徽宗本紀大觀三年十一月丁未詔奠學以黄帝為先
師風后等八人配享巫咸等七十人從祀
禮志時又有奠學大觀三年禮部太常寺請以文宣王
為先師兖鄒荆三國公配享十哲從祀自昔著名奠數
者畫像兩廡請加賜五等爵隨所封以定其服於是中

書舍人張邦昌定筭學封風后上谷公箕子遼東公周大夫商高郁夷公大撓涿鹿公商巫咸河東公隸首陽城公容成平都公常儀原都公鬼俞區宣都公晉史蘇晉陽伯秦卜徒父潁陽伯晉卜偃平陽伯魯梓慎汝陽伯晉史趙高都伯魯卜楚邱昌衍伯鄭裨竈滎陽伯趙史墨易陽伯周榮方美陽伯齊甘德菑川伯魏石申隆慮伯漢鮮于妄人清泉伯耿壽昌安定伯夏侯勝任城伯京房樂平伯翼奉良城伯李尋平陵伯張衡西鄂伯

周興慎陽伯單颺湖陸伯樊英魯陽伯晉郭璞聞喜伯
宋何承天昌盧伯北齊宋景業廣宗伯隋蕭吉臨湘伯
臨孝恭新豐伯張冑元東光伯周王朴東平伯漢鄧平
新野子劉洪蒙陰子魏管輅平原子吳趙達穀城子宋
祖冲之范陽子後魏商紹長樂子北齊信都芳樂城子
許遵高陽子隋耿詢湖孰子劉焯昌亭子劉炫景城子
唐傅仁均博平子王孝通介休子瞿曇羅居延子李淳
風昌樂子王希明瑯琊子李𣈶祚贊皇子邊岡成安子

漢郎顗觀陽子襄楷隰陰子司馬季主夏陽男落下閎閬中男嚴君平廣都男魏劉徽淄鄉男晉姜岌成紀男張邱建信成男夏侯陽平陸男後周甄鸞無極男隋盧大翼成平男尋詔以黄帝為先師禮部員外郎吴時言書畫之學教養生徒使知以孔子為先師此道德之所以一也若每學建立殿宇則配享從祀難於其人請春秋釋奠止令書畫博士量率執事生員陪預執事庶使知所宗師醫學亦準此詔皆從之

蒐田案算學小道乃以歸功黄帝而報之又
廣羅星卜藝術之人以為從祀而又濫加封
爵濫矣
樂志大觀三年釋奠六首
迎神凝安　仰之彌髙鑽之彌堅於昭斯文被于萬
年峩峩膠庠神其來止思報無窮敢忘于始
升降同安　生民以來道莫與京温良恭儉惟神惟
明我潔尊罍陳兹芹藻言升言旋式崇斯教

奠幣明安　於論鼓鐘于茲西雍粢盛肥碩有顯其容其容洋洋咸瞻像設幣以達誠歆我明潔

酌獻成安　道德淵源斯文之宗功名糠粃素王之風碩兮斯牲芬兮斯酒綏我無疆與天為久

配位酌獻成安　儼然冠纓崇然廟庭百王承祀涓辰惟丁于牲于醑其從予享與聖為徒其德不爽

送神凝安　肅莊紳緌吉蠲牲犧於皇明祀薦登惟時神之來兮肹蠁之隨神之去兮休嘉之貽

大晟府擬撰釋奠十四首

迎神凝安黄鐘為宫　大哉宣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常精純並隆神其來格於昭盛容

大吕為角　生而知之有教無私成均之祀威儀孔時維兹初丁潔我盛粢永適其道萬世之師

太蔟為徵　巍巍堂堂其道如天清明之象應物而然時維上丁備物薦誠維新禮典樂諧中聲

應鐘為羽　聖王生知闡迺儒規詩書文教萬世昭垂良日維丁靈承不爽揭此精虔神其來享

初獻盥洗同安　右文興化憲古師今明祀有典吉日惟丁豐犧在俎雅奏在庭周旋陟降福祉是膺

升殿同安　誕興斯文經天緯地功加於民實千萬世笙鏞和鳴粢盛豐備肅肅降登歆茲秩祀

奠幣明安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惟王神明度越前聖粢幣具成禮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之聽

奉俎豐安　道同乎天人倫之至有享無窮其興萬
世既潔斯牲粢明醑旨不懈以忱神之來暨
文宣王位酌獻成安　大哉聖王實天生德作樂以
崇時祀無斁清酤惟馨嘉牲孔碩薦羞神明庶幾昭
格
兖國公位酌獻成安　庶幾屢空淵源深矣亞聖宣
猷百世宜祀吉蠲斯辰昭陳尊簋旨酒欣欣神其來
止

鄒國公位酌獻成安　道之由興於皇宣聖惟公之傳人知趨正與享在堂情文實稱萬年承休假哉天命

亞終獻用文安　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獻惟三於嘻成禮

徹豆娛安　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饗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凝安　有嚴學宮四方來宗恪恭祀事威儀雍

雍歆兹惟馨颷馭旋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文獻通考大觀四年詔先聖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圭並如王者之制　議禮局言文宣王自開元追謚之初則内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樂用宫架其禮制葢嘗增崇矣國朝會要國子監神像舊用冕九旒服九章而不載其更易之端崇寧四年八月詔從國子監司業蔣静之請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而又圖繪頒之天下郡邑其執圭立戟乞並從王者制度從之

宋史禮志議禮局言建隆三年詔國子監廟門立戟十六用正一品禮大中祥符二年賜曲阜廟桓圭從上公之制又史記弟子傳曰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自顔回至公孫龍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見於書傳四十二人姓名僅存家語曰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者案唐會要七十七人而開元禮止七十二人又復去取不一本朝議臣斷以七十二子之説取琴張等五人而去公夏首等十人今以家語史記參定公夏首后

處公肩定顔祖鄡單罕父黒秦商原抗樂欬廉潔唐會
要開元禮亦互見之皆有伯爵載於祀典請追贈侯爵
使預祭享詔封公夏首鉅平侯后處膠東侯公肩定梁
父侯顔祖富陽侯鄡單柳城侯罕父黒祈鄉侯秦商馮
翊侯原抗樂平侯樂欬建成侯廉潔胙城侯又詔改封
曾參武城侯顓孫師頴川侯南宫縚汶陽侯司馬耕睢
陽侯琴張陽平侯左丘明中都伯穀梁赤睢陵伯戴聖
考城伯以所封犯先聖諱也

徽宗本紀政和三年春正月癸酉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子雱為臨川伯配享於文宣王廟

禮志政和三年詔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安石子雱臨川伯從祀新儀成以孟春元日釋菜仲春仲秋上丁日釋奠以兖國公顔回鄒國公孟軻舒王王安石配饗殿上瑯琊公閔損東平公冉耕下邳公冉雍臨淄公宰予黎陽公端木賜並西向彭城公冉求河内公仲由册陽公言偃河東公卜商武城侯曾參並東向東廡頴川侯

顓孫師以下至成都伯揚雄四十九人並西向西廡長山侯林放以下至臨川伯王雱四十八人並東向頒辟雍大成殿名於諸路州學
五年太常等言兖州鄒縣孟子廟詔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皆擬定其封爵樂正子克利國侯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浩生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丘蒙須城

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大晟樂成詔下國子學選諸生肄習上丁釋奠奏於堂下以祠先聖

輟耕錄宋黄震云徃歲顔孟配享並列先聖左近升曾子子思又並列先聖左而虚其右不以相向震聞太學博士陸鵬舉云礽制顔孟配享左顔而右孟熙豐新經盛行以王安石為聖人沒而躋之配享位顔子下故左則顔子及安石右則孟子未幾安石女婿

蔡卞當國謂安石不當在孟子下遷安石於右與顔
子對而移孟子位第三次顔子之下遂左列顔孟而
右列安石又未幾蔡卞再欲升安石厭顔子漸次而
升為代先聖張本
玉海政和六年閏正月二日詔高麗受學者元日隨貢
士釋菜
宋史徽宗本紀宣和四年三月辛酉幸秘書省遂幸太
學賜秘書少監翁彦深王時雍國子祭酒韋壽隆司業

權邦彦章服館職學官諸生恩錫有差

闕里志宣和四年車駕幸太學奠謁先聖

宋史欽宗本紀靖康元年五月戊辰罷王安石配饗孔
子廟庭

禮志靖康元年右諫議大夫楊時言王安石學術之謬
請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説淫辭不
為學者之惑詔降安石從祀廟庭尚書傅墨卿言釋奠
禮饌宜依元豐祀儀陳設其五禮新儀勿復遵用

楊時傳時以諫議大夫兼國子祭酒上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盖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滛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

揮麈前錄崇寧中以王荆公配宣聖亞兗公而居鄒公之上故遷鄒於兗之次靖康初詔黜荆公但舁塑

像不復移鄒公於舊位至今天下庠序悉充鄒並列而虚右雖後來重建者舉皆沿襲而竟不能革也

容齋隨筆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顔淵至子夏為十哲故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顔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顔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孟子配食與顔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亦在下此兩者於禮於義實為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議耳

高宗本紀紹興十年秋七月甲子以釋奠文宣王為大祀

玉海紹興十年七月甲子復釋奠文宣王為大祀用王

普請也祀前受誓戒加籩豆十二其禮如社稷又在京

為大祀州縣為中祀

宋史高宗本紀紹興十四年三月巳巳幸太學

禮志紹興十三年七月國學大成殿告成奉安廟像明

年二月國子司業高閌請幸學上從之詔略曰偃革息

民恢儒建學聲明丕闡輪奐一新請幸方堅理宜從欲

將欵謁於先聖仍偹舉於舊章三月上服鞾袍乘輦入

監止輦於大成殿門外入幄羣臣立班於庭帝出幄升

東階跪上香執爵三祭酒再拜羣臣皆再拜上降入幄
分奠從祀如常儀尚舍先設次於崇化堂之後及堂上
之東南向設御坐閤門設羣臣班於堂下如月朔視朝
之儀宰輔從臣次於中門之外上乘輦幸太學降輦於
堂入次更衣講官入就堂下講位北向執經官學生皆
立於堂下東西相向帝出次升御座羣臣起居如儀乃
命三公宰輔以下升堂皆就位左右史侍立講書及執
經官北面起居再拜皆命之升立於御坐左右學生北

面再拜分立兩廡北上内侍進書案牙籤以經授執經官賜三公宰輔以下坐講畢羣臣皆起降階東西相向立執經官降講官進前致詞乃降北面再拜左右史降乃賜茶三公以下北面再拜升各立於位後學生北面再拜分立兩廡上下就坐賜茶畢三公以下降階學生自兩廡降階北面再拜羣臣以次出上降坐還次乘輦還宫特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司業高閌講易之泰遂幸養正持志二齋賜閌三品服學官遷秩諸生授官免

舉賜帛有差上既奠拜注視貎象翼翼欽慕覧唐明皇及太祖真宗徽宗所製贊文命有司悉取從祀諸贊皆錄以進帝遂作先聖及七十二子贊冠以序文親洒翰墨以方載之五月丙辰登之絲殿備儀衛作樂命監學之臣自行宫北門迎置學宫揭之大成殿上及二廡序曰朕自睦鄰息兵首開學校教養多士以遂忠良繼幸太學延見諸生濟濟在庭意甚嘉之因作文宣王贊機政餘閒歴取顔回而下七十二人亦為製贊用廣列聖

崇儒右文之聲復知師弟之間纓弁森森覃精繹思之訓其於世道人心庶幾焉

蕙田案禮志云紹興十三年七月國學大成殿告成明年二月國子司業高閌請幸學從之高宗紀亦云十四年三月巳巳幸太學而通考乃云十三年恐傳寫之誤也

王圻續通考乾道八年正月丙戌宰輔請討論上丁釋奠及太子入學之儀上曰文王世子篇載此甚詳梁克

家奏入學以齒則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虞允文奏事
備於禮經上曰可令有司討論以聞
玉海淳熈三年趙粹中請削去安石從祀
宋史孝宗本紀淳熈四年二月乙亥幸太學祗謁先聖
退御敦化堂命國子祭酒林光朝講中庸
秋七月乙酉罷臨川伯王雱從祀
李燾傳燾論兩學釋奠從祀孔子當升范仲淹歐陽
修司馬光蘇軾黜王安石父子從祀武成王當黜李

勳衆議不叶止黜王雱而已

王圻續通考淳熈七年二月十七日禮官言祥符間頒下州縣祭器止有散尊與新儀不同乞除去兼政和之後配位從祀神位升降及封爵不同處州縣塑繪不一乞依國子監大成殿並兩廡從祀位數爵號姓名并尊器制度頒降從之

宋史胡安國傳安國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托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

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竟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户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闗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楊韓氏

玉海紹熈元年十月知漳州朱熹條上釋奠禮儀數事

後不果行

朱子乞增修禮書狀伏見本軍昨準尚書禮部符下政和五禮祭祀儀式竊嘗參考其間頗有未詳備處方欲具狀申審今覩進奏官報近者判部侍講侍郎奏請編類州縣臣民禮儀鏤版頒降已奉聖旨依奏此誠化民善俗之本天下幸甚然熹竊慮其間未詳備處將來奉行或致牴牾今具如後須至申聞者

一所準行下釋奠禮儀熹案其神位除正配三位外

有殿上兩廊從祀未見位號名數不委新儀全書有
無具載欲乞討論并賜行下然案祀令二月八月上
丁釋奠文宣王以兖國公鄒國公配牲共用羊一豕
一白幣三而已今其所祀乃近一百餘位一羊一豕
無緣可以遍及又州縣廟學窄狹祭器獻官多不及
數往往不能一一分獻其為欺慢莫甚於斯竊欲更
乞相度申明許令州學免祭兩廊諸位縣學并免殿
上十位庶幾事力相稱儀物周備可以盡其誠敬

熹又案行下釋奠行事儀引三獻官詣舒王神位前一節係政和間所定後來靖康年中已有指揮追貶王安石爵秩停罷配享訖今來上件儀注尚仍舊文竊慮州縣奉行反至疑惑亦合申明改正并乞台照

一所準行下釋奠陳設儀云設著尊四犧尊四為二重在殿之東南隅北向西上配位即於正位酌尊之東著尊在前有坫加勺冪為酌尊著尊一實明水為上尊餘實泛齊初獻酌之犧尊一實明水為上尊餘實醴齊亞終獻酌之

熹案後章行事儀云初獻酌犧尊之

泛齊亞終獻酌象尊之醴齊與此不協竊疑兩處必有一誤尋考祭社稷祀風雨雷師陳設皆設犧尊象尊為酌尊乃知正是此章之誤其著字當作犧字犧字當作象字又既云北向則是犧尊在北象尊在南所云在前亦是重複倒置欲乞申明改正行下一所準行下釋奠祭祀陳設章皆云又設太尊二山尊二在神位前太尊一實泛齊山尊一實醴齊各以一尊實明水著尊二犧尊二象尊二壺尊六著尊一實盎齊犧尊一實醍齊象尊一實沈齊各以一尊實明

水壺尊三實元酒三實三酒明水元酒皆在上五齊三酒皆以本處酒充在殿下皆北向西上加冪五齊三酒皆設而不酌熹按此太尊山尊乃是都共設於殿之前楹壇之南面其北更容獻官拜跪酌獻非是逐位之前各設四尊所謂北向者恐是太尊二為一行其南山尊二為一行又次南階下著尊二為一行又次南犧尊二為一行又次南象尊二為一行又次南壺尊六為三行其南向所謂西上者反此者為西實元酒東實五齊三酒其東上者反此未委是否

乞討論并賜行下

朱子語類古人神位皆西坐東向故獻官皆西向拜而今皆南向了釋奠時獻官猶西向拜不知是如何若宣聖廟室則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今既一列皆南向到拜時亦向望西拜都是相背　古人用籩豆簠簋等陳於地當時只席地而坐故如此飲食為便今塑像高高在上而祭饌反陳於地情文全不相稱夫子像設置於椅上已不是又復置在臺座上到春

秋釋奠却乃陳簠簋籩豆於地是甚義理　釋奠據
開元禮只是臨時設位後來方有塑像顔孟配享始
亦分位於先聖左右後來方並坐於先聖之東西向
孔子居中顔孟當列東坐西向七十二人先是排
東廡三十六人了却方是西頭排起當初如此自升
曾子於殿上下面趲一位次序都亂了又云某經歷
諸處州縣學都無一箇合禮序　開寶禮只是全録
開元禮易去帝號耳若政和五禮則甚錯今釋奠有

伯魚而無子思又十哲亦皆差互且仲弓反在上且如紹興中作七十二子贊只據唐爵號不知後來已經加封矣近嘗申明之　孟子配享乃荆公請之配享只當論傳道合以顔子曾子子思孟子配

蕙田案配享之位得朱子此論始定

文獻通考紹熈間項安世為越州教授告先師文曰常平使者朱熹為安世言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故三獻官皆西向則稽古尚右也今祀典正位南

向配位西向三獻官猶西向則兼而用之也獨此府
廟學有司以私意復古使配位皆東向此古者先聖
之位也拂今之法戾古之意先師其不安於此也安
世用惕然不敢寧處謹擇日奉安先師於西向故位
不敢不告惟先師鑒之
朱子乞以泗水侯從祀先聖狀熹恭覩崇寧元年二
月二十五日詔封孔鯉為泗水侯孔伋為沂水侯今
案本部降到神位名號其泗水侯獨未得在從祀之

列益嘗考之論語伯魚過庭親承詩禮之訓先聖又嘗使為周南召南之學其才雖曰不及顔淵然亦不應盡出七十子之下竊意當世禮官一時討論偶失編載非故有所取舍升黜於其間也熹愚欲望朝廷特賜詳酌將泗水侯列於從祀位在七十子之後沂水侯之前庶幾孔門之賢悉登祀典有以仰稱崇寧聖詔襃崇之意須至申聞者

王圻續通考嘉定六年全州教授黄學行進歷代尊

師本末二卷載尊崇孔氏祭祀儀注配享從祀沿革

升降之因

宋史理宗本紀端平二年正月甲寅詔議胡瑗孫明復邵雍歐陽修周惇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等十人從祀孔子廟庭升孔伋於十哲

玉海禮部尚書李埴請子思升祀於堂列於十哲之間

宋史理宗本紀淳祐元年春正月甲辰詔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以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

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絶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奬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廟庭黜之丙午封周惇頤為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戊申幸太學謁孔子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觱講禮記大

學篇監學官各進一秩諸生推恩錫帛有差制道統十
三賛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
禮志淳祐元年正月理宗幸太學詔以周惇頤張載程
顥程頤朱熹從祀
邱氏濬曰案此周程張朱從祀之始
理宗本紀景定二年春正月丁丑命皇太子謁拜孔子
於太學　乙酉詔封張栻為華陽伯呂祖謙開封伯從
祀孔子廟庭

禮志景定二年皇太子詣學請以張栻呂祖謙從祀從之

王圻續通考景定二年詔皇太子謁孔子於太學手詔略曰虎闈齒胄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舍菜之事我朝未嘗廢也然尊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焉太子既謁孔子還即上奏曰臣恭逢聖旨擇用正月十五日令臣謁拜先聖文宣王於太學臣仰體聖心祗承嚴訓區區愚衷因而感發焉蓋先聖之道至

我朝盛時運際文明真儒迭起而後有以續夫孟氏之傳然其時諸說並駕未知統一迨乾淳間文公臣朱熹與宣公臣張栻成公臣呂祖謙志同道合切偲講磨如義利之辨如近思錄之書擇精語詳開牖後學誠有功於聖門中間邪說又幾晦蝕陛下聖德奮興罷斥詖邪表章正學然後人心一正聖道大明天下學士得沿淵源而遡洙泗實萬世無疆之休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從之

宋史度宗本紀咸淳三年春正月戊申帝詣太學謁孔子行舍菜禮以顔淵曾參孔伋孟軻配享顓孫師升十哲邵雍司馬光升列從祀雍封新安伯禮部尚書陳宗禮國子祭酒陳宜中進讀中庸已酉執經官宗禮講經官宜中各進一秩宜中賜紫章服諸齋長諭及起居學生推恩有差

禮志咸淳三年詔封曾參郕國公孔伋沂國公配享先聖封顓孫師陳國公升十哲位復以邵雍司馬光列從

祀其序兖國公郕國公沂國公鄒國公居正位之東面西向北上爲配位費公閔損薛公冉雍黎公端木賜衛公仲由魏公卜商居殿上東面西向北上鄆公冉耕齊公宰予徐公冉求吴公言偃陳公顓孫師居殿上西面東向北上爲從祀東廡金鄉侯澹臺滅明任城侯原憲汝陽侯南宫适萊蕪侯曾點須昌侯商瞿平輿侯漆雕開睢陽侯司馬耕平陰侯有若東阿侯巫馬施陽穀侯顔辛上蔡侯曹卹枝江侯公孫龍馮翊侯秦祖雷澤侯

顔高上邽侯壤駟赤成邑（一作紀）侯石作蜀鉅平侯公夏首膠東侯后處濟陽侯奚容蒧富陽侯顔祖滏陽侯句井疆鄄城侯秦商即墨侯公祖句茲武城侯縣成汧源侯燕伋宛句侯顔之僕建成侯樂欬堂邑侯顔何林慮侯狄黒鄆城侯孔忠徐城侯公西點臨濮侯施之常華亭侯秦非文登侯申棖濟陰侯顔噲泗水侯孔鯉蘭陵伯荀況睢陽伯穀梁赤萊蕪伯高堂生樂壽伯毛萇彭城伯劉向中牟伯鄭衆緱氏伯杜子春良鄉伯盧植滎陽

伯服虔司空王肅司徒杜預昌黎伯韓愈河南伯程顥
新安伯邵雍温國公司馬光華陽伯張栻凡五十二人
並西向西廡單父侯宓不齊高密侯公冶長北海侯公
皙哀曲阜侯顔無繇共城侯高柴壽張侯公伯寮益都
侯樊須鉅野侯公西赤千乘侯梁鱣臨沂侯冉孺沭陽
侯伯虔諸城侯冉季濮陽侯漆雕哆高苑侯漆雕徒父
鄒平侯商澤當陽侯任不齊牟平侯公良孺新息侯秦
冉梁父侯公肩定聊城侯鄡單祁鄉侯罕父黑淄川侯

中黨猒次侯榮旂南華侯左人郢朐山侯鄭國樂平侯原亢胙城侯廉潔博平侯叔仲會髙堂侯邽巽臨朐侯公西輿如内黄侯蘧瑗長山侯林放南頓侯陳亢陽平侯琴張博昌侯步叔乘中都伯左邱明臨淄伯公羊高乘氏伯伏勝考城伯戴聖曲阜伯孔安國成都伯揚雄岐陽伯賈逵扶風伯馬融髙密伯鄭元任城伯何休偃師伯王弼新野伯范甯汝南伯周敦頤伊陽伯程頤郿伯張載徽國公朱熹開封伯吕祖謙凡五十二人並東

向

邱氏濬曰此顔曾思孟配享之始

日知錄顧氏炎武曰周程張朱四子之從祀定於理

宗淳祐元年顔曾思孟四子之配享定於度宗咸淳

三年自此之後國無異論俗無異習歷元至明先王

之統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又曰孟子言

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

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皜皜乎不可尚已慈谿黃氏曰門人以有若之言行氣象類孔子而欲以所事孔子之禮事之有若之所學何如也曾子以孔子自生民以來未有非有若之所可繼而止之亦非貶有若也有若雖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門之所推重一時無及有若可知咸淳三年升從祀以補十哲衆議必有若也祭酒為書力詆有若不當升而升子張不知論語一書孔子未嘗深許子張據孟子此章則子張正欲事有若者也陸象山

天資高明指心頓悟不欲人從事學問故嘗斥有子孝弟之說為支離柰何習其說者不察而𣅜攻之於千載之下耶當時之論如此愚案論語首篇即録有子之言者三而與曾子並稱曰子門人實欲以二子接孔子之傳者傳記言孔子之卒哀公誄之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其為魯人所重又可知矣十哲之祀允宜釐正

觀承案咸淳之議十哲不補有子而升子張

顧氏此論可備參考

岳氏愧郯錄蘇文忠公集私試策問曰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食也珂案今世國學郡縣學禮殿坐像皆正席南向顔孟而下列侍所措設與前不殊私竊疑之慶元己未朱子熹始作白鹿禮殿塑像說其文曰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

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跪者其為肅拜則又拱
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為頓首則又以頭頓手上也
其為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
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奠
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
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漢文帝
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
處皆穿皆其明驗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

子又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自有少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為坐也又詩云不遑啟居而傳以啟為跪爾雅以妥為安而疏以為安定之坐夫以啟對居而訓啟為跪則居之為坐可見以妥為安定之坐則跪之為危坐亦可知葢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為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為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奇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

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

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

殿欲據開元禮不為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為

然而必以塑像為問予既略考禮如前云云又記少

時聞之先人云甞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

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為必不得已而塑像則當倣

此以免於蘇子俯伏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予

亦辭浙東之節遂不能强然至今以為恨也其後乃

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為尤足据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為寫倣文翁石像為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加趺也去年又屬蜀漕楊玉休子美今乃并得先聖先師三像木刻精巧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為跪而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

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草千載之謬為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考焉又注其下曰老子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蓋坐即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厚禮與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說者乃以為坐禪之意誤也然後古意遺像粲然可考而知珂按符子曰太公釣於隱溪跽而隱崖不餌而釣仰咏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若臼其

䟡䯀崖若路此尤足以驗前説或謂國朝景靈宫設塑像之制亦坐於椅所不當輕議珂竊以為原廟用時王之禮裀席器皿皆與今同則其為像反不當以泥古矣珂在朝時以攝奉常丞奉祠太廟得立阼階見室中之用亦不以高几盖古今器服各適其宜以使於事是亦求神之義也

右宋

五禮通考卷一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一百十九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胡宗髙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十九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一百十九

祭先聖先師

遼史太祖本紀神册三年夏五月乙亥詔建孔子廟

宗室義宗傳義宗名倍太祖長子神册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

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

太祖本紀神册四年秋八月丁酉謁孔子廟

王氏圻曰史稱遼之義宗可謂盛矣其始慕太伯之賢而為讓國之謀終疾陳恒之惡而為請討之舉李從珂弑主倍請討之志趣之卓葢已見於早歲先祀孔子之言終遼之世賢聖繼統皆其子孫至德之報昭然矣

道宗本紀清寧六年六月丙寅中京置國子監命以時

祭先聖先師

右遼

金史熙宗紀皇統元年二月戊午上親祭孔子廟北面再拜退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為悔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為善不可不勉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或以夜繼焉

王氏圻曰案金時即有遼史惜其本逸不傳薛居正舊五代史今亦無其書矣

王圻續通考世宗大定十四年以顔歆從祀廟廷

金史禮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言春秋仲月上丁日釋奠於文宣王本監造茶食等物以大小楪排設用留守司樂以樂工為禮生率倉塲等官陪禮於古禮未合也況京師為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觀仰據釋奠器物行禮次序合行詳定夫兖國公親承教者也鄒國公功扶聖教者也當於宣聖像左右列之今孟子以燕服在後堂宣聖像側還虚一位禮宜遷孟子像於宣聖右與顔子

相對改塑冠冕粧飾法服一遵舊制禮官參酌唐開元禮定擬釋奠儀數文宣王兖國公鄒國公每位籩豆各十犧尊一象尊一簠簋各二俎二祝版各一皆設案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每位各籩一豆一爵一兩廡各設象尊二總用籩豆各二百二十三簠簋各六俎六犧尊三象尊七爵九十四其樽皆有坫罍二洗二篚勺各二冪六正位并從祀籍尊罍俎豆席約用三十幅尊席用葦俎豆席用莞牲用羊豕各三酒二十瓶禮行三獻以

祭酒司業博士充分獻官二讀祝官一太官令一捧祝官二罍洗官一爵洗官一巾篚官二禮直官十一學生以儒服陪位樂用登歌大樂令一員本署官充樂工三十九人

迎神三奏姑洗宫來寧之曲　上都隆化廟堂作新神之來格威儀具陳穆穆凝旒巍然聖真斯文伊始羣方所視

初獻盥洗姑洗宫静寧之曲　偉矣素王風猷至粹

垂二千年斯文不墜涓辰維良爰修祀事沃盥于庭

嚴禋禮備

升階南吕宫肅寧之曲　巍乎聖師道全德隆修明

五常垂教無窮增崇儒宫適追遺風嚴祀申虔登降

有容

奠幣姑洗宫和寧之曲　天生聖人賢於堯舜仰之

彌高磨而不磷新廟告成宫墻數仞遣使陳詞斯文

復振

降階姑洗宫安寜之曲　禀靈尼丘垂芳闕里生民以來孰如夫子新祠巋然四方所視酹觴告成袛循典禮

兖國公酌獻姑洗宫輯寜之曲　聖師之門顔惟居上其殆庶幾是宜配享桓圭衮衣有嚴儀像載之神祠增光吾黨

郕國公酌獻姑洗宫泰寜之曲　有周之衰王綱既墜是生真儒宏才命世言而為經醇乎仁義力扶聖

功同垂萬祀

亞終獻姑洗宮咸寧之曲　於昭聖能與天立極有承其流皇仁帝德豈伊立言訓經王國煥我文明典祀千億

送神姑洗宮來寧之曲　吉蠲為饎孔惠孔時正辭嘉言神之格思是饗是宜神保聿歸惟時肇祀太平極致

闕里志大定十四年釋奠先聖詔依禮官議依開元禮

合行祭器禮料羊二豕三酒二十瓶奏登歌雅奏

春明夢餘錄是年加宣聖像十二旒十二章

金史世宗本紀大定二十三年二月戊申以尚書右丞張汝弼攝太尉致祭於至聖文宣王廟

章宗本紀明昌二年五月戊辰詔諸郡邑文宣王廟隳廢者復之

三年四月壬寅朔定先聖廟春秋釋奠三獻官以祭酒司業博士充祝詞稱皇帝謹遣及登歌改用太常樂工

其獻官并執事與享者並法服陪位學官公服學生儒
服十月壬子有司奏增修曲阜宣聖廟畢勅党懷英撰
碑文朕將親行釋奠之禮其檢討故事以聞
明昌三年十一月丙子詔周公孔子之名令回避
禮志明昌四年八月釋奠孔子廟北面再拜親王百官
太學生陪位
闕里志明昌四年親釋奠宣聖諭旨宣徽院曰朕以
宣聖萬世帝王之師恐汝等未諭可備拜禮朕將拜

焉

章宗本紀明昌五年閏十月戊寅上問輔臣孔子廟諸處何如平章政事守貞曰諸縣見議建立上因曰僧徒修飾廟宇像甚嚴道流次之惟儒者於孔子廟最為滅裂守貞曰儒者不能長居學校非若僧道久處寺觀上曰僧道以佛老營利故務在莊嚴閎侈起人施利自多所以為觀美也

蕙田案章宗所見曲盡後世之弊

禮志承安二年春丁章宗親祀以親王攝亞終獻皇族陪祀文武羣臣助奠上親為贊文舊封公者升為國公侯者為國侯郕國以下皆封侯

章宗本紀泰和四年二月癸丑詔刺史州郡無宣聖廟學者並增修之

五年三月甲戌諭有司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仍著為令

禮志宣宗遷汴建廟會朝門内歳祀如儀宣聖顔孟各

羊一豕一餘同小祀共用羊八無豕其諸州釋奠並遵

唐儀

哀宗本紀天興元年八月丁巳釋奠孔子

右金

元史祭祀志宣聖廟太祖始置於燕京

選舉志國初燕京始平宣撫王楫請以金樞密院為

宣聖廟

王圻續通考内翰王文康公鶚元初自保定應聘北

行時故人馬雲漢以宣聖畫像為贈旣達北庭值秋

公奏行釋奠禮世祖悅即命舉其事公為祝文行三

獻禮禮畢進胙於上上歆福孰其胙命左右均霑所

賜自是春秋二仲歲以為常蓋元之所以尊師重道

者實公有以啟之

世宗本紀中統二年六月乙夘詔宣聖廟及管內書院

有司歲時致祭月朔釋奠禁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侵

擾褻瀆違者加罪八月丁酉命開平守臣釋奠於宣聖

廟

中統三年春正月癸亥修宣聖廟成閏九月辛卯嚴忠範奏請補東平路學廟太常樂工從之

王圻續通考至元元年始行宣聖釋奠禮

世祖本紀至元四年五月丁亥勅上都重建孔子之廟

祭祀志至元十年三月中書省命春秋釋奠執事官各公服如其品陪位諸儒襴衫唐巾行禮

闕里志至元十年中書省判送御史中丞至聖文宣王

用王者禮樂御王者衣冠南面當坐天子供祠其於萬世之絶尊千載之通祀者莫如吾夫子也竊見外路官員提學教授每遇春秋二丁不變常服以供執事於禮未宜又照得漢唐以來祭文廟及社稷無非具公服執手板且鄉人儺孔子猶朝服而立於阼階先聖先師安得不備禮儀故詔

王圻續通考至元二十三年命雲南諸路皆建學以祀先聖

元史成宗本紀至元三十一年秋七月壬戌詔中外崇
奉孔子
祭祀志成宗即位詔曲阜林廟上都大都諸路府州縣
邑廟學書院贍學土地及貢士莊以供春秋二丁朔望
祭祀修完廟宇自是天下郡邑廟學無不完葺釋奠悉
如舊儀
邱氏濬曰案寧獻王所著通鑑博論於至元十八年
有云帝信桑門之惑盡焚中國道藏闢儒道二教為

外學貶孔子為中賢尊桑門為正道又為世祖斷云聽妖僧祥邁之誘作妖書以毁昊天上帝貶孔子為邪道擬為中賢不足稱聖及考元史止於是年焚毁道書而不見所謂貶孔子之實惟成宗本紀世祖正月崩成宗即位是年秋七月即詔中外崇奉孔子夫孔子自唐宋以來天下學校通祀之已非一日又何待今日始詔中外崇奉之哉噫當時必有所施行如博論所云者元史臣為世祖諱故畧去之耳

闕里志大德初勑到任先謁先聖廟拜謁方許以次
詣神廟著為令

蕙田案此後世到任謁廟之始

成宗本紀大德六年六月甲子建文宣王廟於京師
哈喇哈遜傳京師久闕孔子廟而國學寓他署乃奏
建廟學選名儒為學官采近臣子弟入學
大德十年八月丁巳京師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牲用
太牢樂用登歌製法服三襲命翰林院定樂名樂章

樂志宣聖樂章

迎神奏文明之曲　天縱之聖集厥大成立言垂教萬世準程廟庭孔碩尊俎既盈神之格思景福來并

盥洗奏昭明之曲　神既寧止有孚顒若罍洗在庭載盥載濯匪惟潔修亦新厥德對越在茲敬恭惟則

升殿奏景明之曲降同　大哉聖功溥海內外禮降秩宗光垂昭代陟降在庭攝齊委佩莫不肅雝洋洋如在

奠幣奏德明之曲　圭衮尊崇佩紳列侑籩豆有楚樂具和奏式陳量幣駿奔左右天睠斯文緊神之祐

文宣王酌獻奏誠明之曲　惟聖監格享於克誠有樂在縣有碩斯牲奉醴以告嘉薦惟馨綏以多福永底隆平

兖國公酌獻奏誠明之曲　潛心好學不違如愚用舍行藏乃與聖俱千載景行企厥步趨廟食作配祀典弗渝

郕國公酌獻闕

沂國公酌獻闕

鄒國公酌獻奏誠明之曲　洙泗之傳學窮性命力拒楊墨以承三聖遭時之季孰識其正高風仰止莫不肅敬

亞獻奏靈明之曲終獻同　廟成奕奕祭祀孔時三爵具舉是享是宜於昭聖訓示我民彝紀德報功配於兩儀

送神奏慶明之曲　禮成樂備靈馭其旋濟濟多士不懈益虔文教兹首儒風是宣佑我闕

蕙田案元史樂志所載祀宣聖樂章共二十有七前十六章則釋奠所用者也後十一章則當時擬譔而未及用者也但十六章中内十四章則全用宋時大晟樂府擬譔釋奠之詞其郕國公沂國公酌獻二章係宋無而元增入者後十一章中九章存而二章亡所亡

即郕沂二公酌獻之詞何增於前而缺於後耶盖顔曽思孟並配始於宋度宗咸淳三年當大晟擬譔時郕沂二公尚未入配位故無其樂章元既襲而用之則少此二配樂章不得不增入以充其數因於擬譔十一章之内取而用之夫是以前之所增即後之所缺也今十四章詞已見宋代不重出而郕國公沂國公酌獻二章則錄之如左以志其增入之

由又以見此詞之終未嘗闕云

郕國宗聖公酌獻奏成安之曲南吕宮　心傳忠恕一以貫之爰述大學萬世訓彝惠我光明尊聞行知繼聖廸後是享是宜

沂國述聖公酌獻奏成安之曲南吕宮　公傳自曾孟傳自公有嫡緒承允得其宗提綱開蘊乃作中庸侑於元聖億載是崇

武宗本紀大德十一年七月辛巳加封至聖文宣王為

大成至聖文宣王

王圻續通考大徳十一年詔曰葢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為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邱氏濬曰案自古謚號必加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於尚書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孟子以樂之始終兼聖智之全譬喻孔子之聖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清任和而時出之蓋假設之辭非真實之德也加此二字於至聖文宣王之上固於聖德無所增益也

元史武宗本紀至大二年春正月丙午定制大成至聖文宣王春秋二丁釋奠用太牢

虞集傳集為助教除博士監祭殿上有劉生者被酒失禮俎豆閒集言諸監請削其籍大臣有為劉生謝者集持不可曰國學禮義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

為教仁宗在東宮傳旨諭集勿竟其事集以劉生失
禮狀上之移詹事院竟黜劉生仁宗更以集為賢大
成殿新賜登歌樂其師世居江南樂生皆河北田里
之人情性不相能集親教之然後成曲復請設司樂
一人掌之以俟考正仁宗即位責成監學拜臺臣為
祭酒除吳澄司業皆欲有所更張以副帝意集力贊
其說有為異論以沮之者澄投檄去集亦以病免
李邦寧傳邦寧宋故小黄門也世祖命給事內庭歷

大司徒仁宗即位國學將釋奠勅遣邦寧致祭於文宣王黙視畢至位立殿戸方闢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餘無敢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定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

胡氏粹中曰祭祀所以交神明故將有事焉必先射以觀徳及期則齋以告虔戒以告潔刑罪喪疾之人不敢以與執役況敢主其祭乎邦寧閹腐餘醜其為刑疾孰甚焉而使之釋奠曽謂仲尼不如林放乎神不享非禮大風之變吾先聖豈可誣哉仁宗既不知此李孟以平章兼領國學而致其以非禮事先聖罪

蓋不容揜矣

仁宗本紀皇慶二年六月以宋儒周敦頥程顥顥弟頥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庭

明沈氏佳辨大學衍義補元儒許魯齋不宜從祀議魯齋先生有扶世教之大功有衛道統之實學涵養深邃踐履篤實其言明白純粹光輝日新真有合於孔孟之學得統於伊洛之傳者真西山之後一人而

已觀其仕元勸世祖不宜伐宋臨終惓惓猶以不得行道為歎此其出處之正志槩之大亦可想見矣故明儒薛瑄屢極稱之以之從祀孔廟誰其有遺議焉邱氏妄肆譏詆謬矣

延祐三年六月乙亥制封孟軻父為邾國公母為邾國宣獻夫人

祭祀志延祐三年秋七月詔春秋釋奠於先聖以顔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

仁宗本紀延祐六年二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改釋奠於
中丁
祭祀志又追封周悖頤濂瑗並從祀
王圻續通考延祐六年追封周悖頤為道國公又封濂
瑗為内黄侯從祀孔子
元史文宗本紀天歷二年六月賜鳳翔府岐陽書院額
書院祀周文憲王仍命學官春秋釋奠如孔子廟儀
祭祀志周公廟在鳳翔府岐山之陽春秋釋奠凡有司

致祭先代聖君名臣皆有牲無樂

文宗本紀天歷二年秋七月遣使以上尊腊羊鈔十錠

至大都國子監助仲秋上丁釋奠

至順元年七月戊申加封孔子父齊國公叔梁紇為啟

聖王母魯國太夫人顔氏為啟聖王夫人顔子兖國復

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

聖公河南伯程顥豫國公伊陽伯程頤洛國公

祭祀志至順三年加封兖國復聖公制曰朕惟得孔氏

之門入聖人之域顏子一人而已觀其不遷怒不貳過
已成復禮之功無伐善無施勞益著為仁之效蓋將不
日而化矣惜乎天不假之以年也朕緬懷哲人留心聖
學將大彰於風教故特示於褒嘉於戲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雖潛德一時之不顯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顧聖言
百世而彌彰尚服寵光丕隆文治可加封兗國復聖公
沂國述聖公制曰昔曾子得聖人之傳而子思克承
厥統稽夫中庸之一書實開聖學於千載朕自臨御以

來每以嘉惠後學為念萬幾之暇覽觀載籍致中和而
天地位萬物育雅留意焉夫爵秩之榮既隆於升配景
行之懿可後於褒加於戲有仲尼作於前孰儷世家之
美得孟氏紹其後益昌斯道之傳渥命言承茂隆丕緒
可加封沂國述聖公　郕國宗聖公制曰朕惟孔子之
道曾氏獨得其宗蓋本於誠身而已也觀其始於三省
之功繼聞一貫之妙是以友於顏淵而無愧授之思孟
而不湮者與朕仰慕休風景行先哲爰因舊爵崇以新

稱於戲聖神繼天立極以來道統之傳遠矣國家化民成俗之效大學之書具焉其相予之修齊茲式彰於襃顯可加封郕國宗聖公　鄒國亞聖公制曰孟子百世之師也方戰國之縱横異端之充塞不有君子孰任斯文觀夫七篇之書惓惓乎致君澤民之心凛凛乎拔本塞源之論黜伯功而行王道距詖行而放滛辭可謂有功聖門追配神禹者矣朕遠稽聖學祗服格言乃著新稱益彰渥典於戲誦詩書而尚友緬懷鄒魯之風非仁

義則不陳期底唐虞之治英風千載蔚有耿光可加封鄒國亞聖公　殿左東哲五位為費公閔損薛公冉雍黎公端木賜衛公仲由魏公卜商　殿右西哲五位為鄆公冉耕齊公宰予徐公冉求吳公言偃陳公顓孫師

蕙田案四配復聖宗聖述聖亞聖之號定於此但志作三年與紀互異考危太樸記又稱二年未知孰是

至順元年冬十一月已酉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位列

七十子之下

王禕孔子廟庭從祀議孔子廟庭從祀者凡百有五人自澹臺滅明至孔鯉七十一人皆受業聖人之門而承聖人之教者也自左丘明至許衡三十四人皆傳註聖經尊崇聖學而有功於聖人之道者也蓋自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至范甯等二十一人從祀廟庭及宋元豐七年復增荀況揚雄韓愈以世次先後從祀左丘明二十一人之間淳祐元年乃以

周敦頥程顥程頥張載朱熹列於從祀景定二年又增張栻吕祖謙咸淳三年又增邵雍司馬光及元皇慶二年乃以許衡繼宋九儒居從祀之列所謂三十四人者也以今論之漢儒之從祀者十四人而猶闕者一人董仲舒是也唐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孔頴達是也宋之從祀者九人而猶闕者四人范仲淹歐陽修真德秀魏了翁是也元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吳澄是也自夫孟軻既徃聖學不明

邪說㳀行異端並起歷秦至漢諸儒繼作然究經旨
傳局於顓門之學而於聖人之道莫或有聞唯董仲
舒於其間號稱醇儒其學博通諸經於春秋之義尤
精所以告其君者如天人性命仁義禮樂以及勉强
遵行正誼明道之論皆他儒之所不能道至其告時
君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隆孔子之教使道術有統
異端息滅民到於今頼之則所以尊崇聖學者其功
殆不在孟子下以荀况之言性惡揚雄之事新莽猶

獲從祀而仲舒顧在所不取何也秦火之後聖經缺逸漢儒收拾散亡各為箋傳而偏學異説各自名家晉宋以來為説滋蔓去聖既遠莫可攷證學者茫昧不知所歸唐初孔穎達受詔撰定諸經之疏號曰正義自是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於正義者謂之異端誠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是其所以傳註聖經者較之馬融鄭康成輩功無所與遜且何休註公羊而黜周王魯王弼註易而專尚清虛害道已甚然在

祀列胡獨至於穎達而遺之也聖人之道或著之事功或載之文章用雖不同而實則一致三代以下人才莫盛於宋東都其間慨然以聖人之道為已任而著之行事者范仲淹而已其言以為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伊尹之任無以尚之況當其時天下學術未知所宗尚而仲淹首以中庸授張載以為道學之倡蓋其為學本乎六經而其議論無不主於仁義雖勲業之就未究其志而事功所及

光明正大實與司馬光相上下自聖道不行世儒徒知章句以為事而孰知聖人經世之志固不專在是也歐陽修與仲淹同時實倡明聖賢之學而著之文章其易春秋諸說詩本義等書發揮經學為精至其欲刪諸經正義讖緯之說一歸於正尤有功於聖道其為言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所以羽翼六經而載之於萬世至於本論等篇比之韓愈之原道夫復何愧而世之淺者每目之為文人夫文以載道道因文

而乃著雖經天緯地者亦謂之文而顧可少之哉然
則如范仲淹之立功歐陽修之立名皆可謂有功於
聖人之道者韓愈司馬光既列從祀則此二人固决
在所當取者也自周敦頤接聖賢千載不傳之緒而
程顥兄弟承之道統於是有所傳迨朱熹有作五經
四子皆有傳註論述統宗會元集聖賢大成紹程氏
之傳其中更學禁其道不行於是真德秀魏了翁並
作力以尊崇朱學為巳任而聖賢之學乃復明真氏

所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魏氏所著有九經要義大抵皆黜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而不謬其於聖人之道可謂有功而足以纘朱氏所傳之緒矣是則此二人者固又當繼朱氏而列於從祀者也及元興許衡起於北方尊用朱氏之學以教人既有以任斯道之重而其時吴澄起於南方能有見於前儒之所未及孝經大學中庸易詩書春秋禮皆有傳註隱括古今諸儒之說而折衷之其於禮經尤多所删正凡以補

朱氏之未備而其真修實踐蓋無非聖賢正大之學則其人又可謂有功聖人之道固宜與許衡同列於從祀而不可以或遺也㮣祀法有功於聖道則祀之是七人者其有功於聖人之道如此而從祀缺焉此甚不可蒐累代之曠典昭萬世之公議舉而明之固於今日矣又㮣聖孫孔伋故列孔鯉之下而曾參亦在曾晳後咸淳三年始升配享於顔孟為四侑東坐而西面父以從祀立廡下而子以配享坐堂上尊卑

舛逆莫此為甚聖人之道在於明人倫而先自廢亂何以詔後世借曰曾子子思以傳道為重然子必當為父屈昔魯祀僖公躋之閔公之上傳者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以為逆祀今孔氏曾氏父子之失序非逆祀乎是故曾參孔伋今當降居於曾晳孔鯉之下又司馬光於程顥程頤為先進張載於二程為表叔而位次皆在下其先後次序亦不可不明咸淳之定從祀徒依朱子六贊以周二程邵張司馬為序而不

知朱子之贊特以形容六君子道德之盛初未嘗定其先後之次胡可遂據以為準乎是故司馬光張載今當陞居於程顥程頤之上若夫荀况揚雄何休王弼之徒有不當與於從祀者茲又未敢以遽數也嗟乎天下之禮有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者以其有關於名教也公議所在孰得而廢之况乎禮文之事自儒者出則於有功聖道之人禮所宜祀與祀而未稱於禮者固不得置之而不之議也是用疏其為名

敎所係而公議之不可廢者列之如右庶幾議禮之
君子有所采擇云
蕙田案忠文此議必在江都未從祀之先今
以無年代可考姑列於此而其所議頗爲折
衷有理
許氏約曰自唐祀夫子配以顔子至宋升孟子與顔
子並配然當時未知道統之傳也自伊洛之學興性
理之説明始以顔曾思孟並列於夫子之左蓋得夫

子之傳者顏曾子思也得曾思之傳者孟子也故江南諸路學廟皆以四子並配以子張居七十二子之首自兩廡升於十哲補曾子之闕此當因而不當革者也今京師學廟與河北諸路府學並循亡金之舊左顏右孟與夫子並居南面有是理哉孟子學於子思子思學於曾子是知孟子乃曾子門人之弟子曾子乃孟子師之師也今屈曾子於從祀之中降子思於廊廡之末師之師不過一籩一豆門人弟子牲牢

幣帛一與先聖等又豈有是理哉況今天下一家豈容南北之禮各異或謂學校所以明人倫路點皆父也回參皆子也子先父食於理安乎竊以為不然廟學乃國家通祀猶朝廷之禮也父為庶僚子為宰職各以其德與勲也如遇朝會殿廷班列則父雖尊安能超於子之上哉蓋抑私親而昭公道尊道統以崇正學乃所以明人倫也如今序傳道之配使顔曾思孟並列於夫子之左虛其右隅以避古者神位之方

自兩廡升子張於十哲以補曾子之闕不惟先儒師弟之禮不廢使南北無二制天下無異禮亦可以見我朝明道統得禮之中足以垂世無窮矣

邱氏濬曰案熊禾謂宜别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顔路曾晳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為分獻官行禮於齊國公之前其配位亦如此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然臣以為今天下州縣皆有祭處處

皆設恐至於煩瀆說者謂泗水侯孔林自有廟曲阜侯宜祀於其子顔子之廟而以顔子配萊蕪侯無後今嘉祥有曾子墓當有祠宜於此祀萊蕪侯而以曾子配否則特立一廟於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顔子曾子子思配熊禾謂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瀆也姑誌於此

蕙田案孔鯉曾點顔路之祀王氏許氏所言皆有依據然不如熊氏議為是

至順二年正月勑建孔子廟於後衛　七月乙未立閔子書院於濟南　八月賜上都孔子廟碑

三年春正月封孔子妻鄆國夫人亓官氏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五月追封顔子父無繇為杞國公謚文裕母齊姜氏杞國夫人謚端獻妻宋戴氏兖國夫人謚貞素

祭祀志至順元年冬十一月曲阜兖國復聖公新廟落成元統二年改封顔子考妣又割益都鄒縣牧地三十

頃徵其歲入以給常祀

至順三年封先聖夫人制曰我國家惇典禮以彌文本閨門以成教迺睠素王之廟尚虛元媲之封有其舉之斯為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亓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籩豆出房因流風於殷禮琴瑟在御存燕樂於魯堂功言籩若於遺閫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褘衣之象稱其命昺之銘噫秩秩𧃍倫吾欲廣關雎鵲巢之化皇皇丈治天其興河圖鳳鳥之祥可特

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
危素尼山大成殿四公配享記畧案顔子之侑坐肇於唐太宗貞觀二年冬尚書左僕射房元齡國子博士朱子奢之所建議也宋仁宗元豐七年夏復增孟子侑坐禮部郎中林希之所奏議也度宗咸淳三年春增升曾子子思我朝延祐二年仁宗皇帝在位崇學右文御史中丞趙公世延始言南北祭禮不宜有異當升曾思如典故制曰可先是四公列坐兩旁禮

部以為翼承道統述明聖經作則萬世以立人極論德定名列次配侑東坐西向於禮為稱至順二年進封顔為復聖公曾為宗聖公思為述聖公孟為亞聖公仍命詞臣為制書一代之典可謂備矣

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江浙行省據杭州路申備本路經歷司呈准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胡瑜牒我朝崇儒重道加封先聖大成之號又追崇宋儒周敦頤等封爵然有司討論未盡尚遺先儒楊時等五人未列從祀

惟故宋龍圖閣直學士謚文靖龜山先生楊時親得程門道統之傳排王氏經義之謬南渡後朱張呂氏之學其原委脉絡皆出於時者也故宋處士延平先生李侗傳河洛之學以授朱熹凡集註所引師說即其講論之旨也故宋中書舍人謚文定胡安國聞道伊洛志在春秋纂為集傳羽翼正經明天理而扶世教有功於聖人之門者也故宋處士贈太師祭國公謚文正九峯先生蔡沈從學朱子親承指授著書集傳發明先儒之所未

及深有功於聖經者也故宋翰林學士參知政事謚文忠西山先生真德秀博學窮經踐履篤實當時立偽學之禁以錮善類德秀晚出獨以斯文為已任講習躬行黨禁解而正學明此五人者學問接道統之傳著述發儒先之秘其功甚大況科舉取士已將胡安國春秋蔡沈尚書集傳表章而尊用之真德秀大學衍義亦備經筵講讀是皆有補於國家之治道者矣各人出處詳見宋史本傳俱應追錫名爵從祀先聖廟庭可以敦厚儒

風激勸後學如聞奏施行以補闕典吾道幸甚
至正二十一年七月行移翰林集賢太常三院會議俱
准所言二十二年八月奏准送禮部定擬五先生封爵
謚號俱贈太師楊時追封吴國公李侗追封越國公胡
安國追封楚國公蔡沈追封建國公真德秀追封福國
公各給詞頭宣命遣官齎往福建行省訪問各人子孫
給付如無子孫者於其故所居鄉里郡縣學或書院祠
堂内安置施行二十二年十二月追謚朱熹父為獻靖

其制詞云考德而論時灼見風儀之俊觀子而知父廸聞詩禮之傳久閟幽堂丕昭公論故宋左丞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朱松仕不躁進德合中行遡鄒魯之淵源式開來學闡圖書之藴奥妙契玄機奏對雖忤於權姦嗣續篤生於賢哲化民成俗著書滿家既繼志述事之光前何節惠易名之孔後才高弗展嗟沉滯於下僚道大莫容竟昌明於永世神靈不昧休命其承可謚獻靖其改封熹爲齊國公制

詞云聖賢之緼載諸經義理實明於先正風節之勵垂
諸世褒崇豈間於異時不有鉅儒孰膺寵數故宋文華
閣待制累贈寶謨閣直學士太師追封徽國公謚文朱
熹挺生異質蚤擢科名試用於郡縣而善政孔多迴翔
於館閣而直言無隱權姦屢挫志慮不回著書立言嘉
乃簡編之富愛君憂國負其經濟之長正學久違於中
原渙號申行於仁廟詢諸僉議宜易故封國啟嚳丘爰
錫太公之境土壤鄰洙泗尚覲尼父之宮墻緬想英風

載欽新命可追封齊國公餘並如故

金貢亨請從祀羅豫章李延平疏臣聞孔子纉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詔萬世是以享有王祀久而彌尊當時從遊之士與夫後儒推明其道以傳示來學者皆得從祀於其庭後世膠於著述之說而或不計其德之醇疵則固有幸而入者至於道足以續聖人之緒而不偏言足以發聖人之蘊而有助功足以定後學之趨而不惑如宋儒羅從彥李侗者而不

得入焉此則盛典之有待而公論之不容已者也臣嘗溯其淵源伺宋儒朱熹之師也伺學於從彥從彥學於龜山楊時時學於河南程顥凡弟顥常送時南歸謂人曰吾道南矣夫顥豈輕許可者而獨以此稱時是時所傳於顥而以授從彥者即濂洛諸儒所以繼孔門之緒者也從彥聽時語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由是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伺嘗稱其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

妙各極其至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觀侗之言則從彦所得於時者可知矣侗親受從彦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奥熹狀其行曰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静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又曰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又述鄧廸之言曰愿中如氷壺秋月瑩徹無瑕觀熹

之言則侗所得於從彥者可知矣此其道足以續聖人之緒而不偏者也從彥少著述而熹所編錄遺事皆其平日傳授切要之言熹所常尊信而服行者則亦侗之著述也熹又每引二家之言以訓釋經傳彰彰具存其心得獨見有非漢唐以來諸儒所及者此其言足以發聖人之藴而有助者也從彥常令侗静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蓋謂程氏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之語互相發明而深得

子思中庸之旨使學者有所主宰而不流於禪侗深領而亟稱之甞謂熹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沉潛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人欲之發亦退聽矣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與從彥之教實出一轍熹皆尊信發揚以示學者是其師弟子相傳之的至正至明至精至約異世同符愈久不變是故從彥之功在於侗侗之功在於熹無從彥則無侗無侗則無熹而濂洛之所傳者泯矣雖有豪傑之

士亦何所從受而保其不謬也哉此其功足以定後學之趨而不惑者也今之學者無不知熹之功而不知從彥與侗之功是猶人知有父而不知其祖也甞觀漢儒若馬融劉向賈逵戴聖之徒考其素行皆背吾聖人之道止以著述微勞皆得從祀其所著述又豈能得聖人之旨如二儒者哉以二儒之賢而不得與融等並列此誠公論之不容已者也夫吾道之明晦有時賢哲之遭逢豈偶熹祀於宋祀時之議屢興

屢寢至我孝宗皇帝用儒臣之言特勅從祀而羅李二儒猶所未及豈非有待於今日也哉恭惟陛下潛心聖學敦崇孔子之道作敬一箴及發明宋儒程頤四箴范浚心箴以頒賜學校天下儒流莫不感激興起此正吾道大明而賢哲所由以表章之日伏望陛下准臣所奏勅下大臣討論故事錫與二儒封爵從祀孔子廟庭則吾道幸甚

蕙田案此疏卓然不磨不知上於何時要在

延平未從祀之前故附於此盖二十二年從
祀五先生未及豫章也
其祝幣之式 祝版三各一尺二寸廣八寸木用楸梓
栢文曰維年月日皇帝敬遣某官等致祭於大成至聖
文宣王先師曰維年月日某官等致祭於某國公幣三
用絹各長一丈八尺
其牲齊器皿之數 牲用牛一羊五豕五以犧尊實泛
齊象尊實醴齊皆三有上尊加冪有杓設堂上太尊實

泛齊山罍實醴齊有上尊著尊實盎齊犧尊實醴齊象尊實沈齊壺尊實三酒皆有上尊設堂下盥洗位在阼階之東以象尊實醴齊有上尊加冪有勺設於兩廡近北盥洗位在階下近南籩十豆十簠二簋二登三鉶三俎三有毛血豆正配位同籩豆皆二簠一簋一俎一從祀皆同凡銅之器六百八十有一宣和爵坫一豆二百四十有八簠簋各一百一十有五登六犧尊象尊各六山尊二壺尊六著尊太尊各二罍二洗二龍杓二十有

七坫二十有八爵一百一十有八竹木之器三百八十有四籩豆二百四十有八簠簋三俎百三十有三陶器三瓶二香爐一籩巾二百四十有八簠簋巾二百四十有八俎巾百三十有三黃巾蒙單十其樂用登歌其日用春秋二仲月上丁有故改用仲丁

其釋奠之儀　省牲前期一日晡時三獻官監祭官各具公服詣省牲所阼階東西向立以北為上少頃引贊者引三獻官監祭官廵牲一匝北向立以西為上待禮

牲者折身曰充贊者曰告充畢禮牲者又折身曰腯贊者曰告腯畢贊者復引三獻官監祭官詣神厨視滌溉畢還齋所釋服　釋奠是日丑前五刻初獻官及兩廡分奠官二員各具公服於幕次諸執事者具儒服先於神門外西序東向立以北為上明贊承傳贊先詣殿庭前再拜畢明贊升露階東南隅西向立承傳贊立於神門階東南隅西向立掌儀先引諸執事者各司其事引贊者引初獻官兩廡分奠官點視陳設引贊者進前曰

請點視陳設至階曰升階至殿簷下曰請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北向立點視畢曰詣兖國公神位前至位曰東向立點視畢曰詣鄒國公神位前至位曰西向立點視畢曰詣東從祀神位前至位曰東向立點視畢曰詣西從祀神位前至位曰西向立點視畢曰詣酒尊所曰西向立點視畢曰詣三獻爵洗位至階曰降階至位曰北向立點視畢曰詣三獻官盥洗位至位曰北向立點視畢曰請就次方所獻點視時引贊二人各

引東西廡分奠官曰請詣東西廡神位前東曰東西曰西向立

點視畢曰詣先儒神位前至位曰南向立點視畢曰退

詣酒尊所至酒尊所東西向立點視畢曰退詣分奠官

爵洗位至位曰南向立點視畢曰請就次兩廡分奠官

點視畢引贊曰請詣望瘞位至位曰北向立點視畢曰

請就次初獻官釋公服司鐘者擊鐘初獻已下各服其

服齊班於幕次掌儀點視班齊詣明贊報知引禮者引

監祭官監禮官就位進前曰請就位至位曰就位西向

立明贊唱曰典樂官以樂工進就位承傳贊曰典樂官以樂工進就位明贊唱曰諸執事者就位承傳贊曰諸執事者就位明贊唱曰諸生就位承傳贊曰諸生就位引班者引諸生就位明贊唱曰陪位官就位承傳贊曰陪位官就位引班者引陪位官就位明贊唱曰獻官就位承傳贊曰獻官就位引贊者進前曰請就位至位曰西向立明贊唱曰闢户俟户闢迎神之曲九奏樂止明贊唱曰初獻官以下皆再拜承傳贊曰鞠躬拜興拜興

平身明贊贊唱曰諸執事者各司其事俟執事者立定明
贊唱曰初獻官奠幣引贊者進前曰請詣盥洗位盥洗
之樂作至位曰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出笏樂止及階
曰升階升殿之樂作樂止入門曰詣大成至聖文宣王
神位前至位曰就位北向立稍前奠幣之樂作搢笏跪
三上香奉幣者以幣授初獻初獻受幣奠訖出笏就拜
興平身少退再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曰詣兖國公神
位前至位曰就位東向立奠幣如上儀曰詣鄒國公神

位前至位曰就位西向立奠幣如上儀樂止曰退復位
及階降殿之樂作樂止至位曰就位西向立俟立定明
贊唱曰禮饌官進俎奉俎之樂作乃進俎樂止進俎畢
明贊唱曰初獻官行禮引贊者進前曰請詣盥洗位盥
洗之樂作至位曰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出笏請詣爵
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執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事
者如是者三出笏樂止曰請詣酒尊所及階升殿之樂
作曰升階樂止至酒尊所曰西向立搢笏執爵舉冪司

尊者酌犧尊之泛齊以爵授執事者如是者三出笏曰詣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就位北向立酌獻之樂作稍前搢笏跪三上香執爵三祭酒奠爵出笏樂止祝人東向跪讀祝祝在獻官之左讀畢興先詣左配位南向立引贊曰就拜興平身少退再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曰詣兖國公神位前至位曰就位東向立酌獻之樂作樂止讀祝如上儀曰詣郕國公神位前至位曰就位西向立酌獻之樂作樂止讀祝如上儀曰退復位

至階降殿之樂作樂止至位曰就位西向立俟立定明

贊唱曰亞獻官行禮引贊者進前曰請詣盥洗位至位

曰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出笏請詣爵洗位至位曰北

向立搢笏執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如是者三出

笏請詣酒尊所曰西向立搢笏執爵舉冪司尊者酌象

尊之醴齊以爵授執事者如是者三出笏曰詣大成至

聖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就拜北向立酌獻之樂作稍

前搢笏跪三上香執爵三祭酒奠爵出笏就拜興平身

少退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曰詣兖國公神位前至位曰東向立酌獻如上儀曰詣郕國公神位前至位曰西向立酌獻如上儀樂止曰退復位及階曰降階至位曰就位西向立明贊唱曰終獻官行禮引贊者進前曰請詣盥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出笏請詣爵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執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如是者三出笏請詣酒尊所至階曰升階至酒尊所曰西向立搢笏執爵舉冪司尊者酌象尊之醴齊以爵授

執事者如是者三出笏曰請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
至位曰就位北向立稍前酌獻之樂作搢笏跪三上香
執爵三祭酒奠爵出笏就拜興平身少退鞠躬拜興拜
興平身曰詣兖國公神位前至位曰東向立酌獻如上
儀曰詣郕國公神位前至位曰西向立酌獻如上儀樂
止曰退復位及階曰降階至位曰就位西向立俟終獻
將升階明贊唱曰分獻官行禮引贊者分引東西從祀
分獻官進前曰詣盥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盥手帨

手出笏詣爵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執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出笏詣酒尊所至階曰升階至酒尊所曰西向立搢笏執爵舉冪司尊者酌象尊之醴齊以爵授執事者出笏詣東從祀神位前至位曰就位東向立稍前搢笏跪三上香執爵三祭酒奠爵出笏就拜興平身少退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退復位至階曰降階至位曰就位西向立引西廡分奠官同上儀唯至神位前東向立作西向立俟終獻十哲兩廡分奠官同時復位明

贊唱曰禮饌徹籩豆徹饌之樂作禮饌者跪移先聖前
籩豆罍離席樂止明贊唱曰諸執事者退復位俟諸執
事者至板位立定送神之樂作明贊唱曰初獻官以下
皆再拜承傳贊曰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樂止明贊唱曰
祝人取祝幣人取幣詣瘞次俟徹祝幣者出殿門北向
立望瘞之樂作明贊唱曰三獻官詣望瘞位引贊者進
前曰請詣望瘞位至位曰就位北向立曰可瘞埋畢曰
退復位至殿庭前候樂止明贊唱曰典樂官以樂工出

就位明贊唱曰闔户又唱曰初獻官以下退詣圓揖位
引贊者引獻官退詣圓揖位至位初獻在西亞終獻及
分獻以下在東陪位官東班在東西班在西俟立定明
贊唱曰圓揖禮畢退復位引贊者各引獻官詣幕次更
衣其飲福受胙除國學外諸處仍依常制
元張顔釋奠儀注序禮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禮書
殘缺釋奠釋菜名義徒存儀文無考唐開元禮彷彿
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朱文公謂政和新儀差錯獨

於開元禮有取申明至於再三竟格不下身沒之後郡邑放而行之能通其義者尠矣中原文物肇開四方取則含魯奚適闕里昔罹兵革宮室荆榛蓋二十年牲殺器皿衣服不備勢使然也而儀章度數固多可議者象設非古也開元禮猶云設席是無象也高臺巍坐而席地之禮不可見帶劍秦漢冠服之飾也開元禮朝會猶有解劍之席冕服挾劍末之有聞二者之失所從來久矣神位西坐東向尸位也配位東

坐西向主人位也自尸禮廢禮家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立神以配而為主焉開元以後遷神位南面配位猶故也進顏孟南向參列如浮圖老子宮者孔氏祖庭廣記謂金大定十四年所行何所稽乎楹間兩階五齊三酒以四代之器為備物之享也列數瓦缶果為何說尸尊不就洗禮也登罍爵於牀洗者以尸尊自居犧象不錯諸地主人遂不坐實爵簡亦甚矣幣之未薦置諸神位之左示

不敢褻陳之階起與主人俱升則不嚴矣葢事由草創未之備也予典教於茲思有以正之顧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而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乃取朱文公所考訂自儀禮開元禮而下裒為一編命學徒肄習且與講說義數使之入耳著心既知義理之安將不期改而自改併附社稷風雨雷之祀庶幾好禮者有取焉抑禮有本有文是書所載文也習禮之士因文而究其本知交於神明者不徒籩豆之事微之顯誠不可

拚也如此則可謂知禮矣若夫器樂冠服之度則有博採諸家之説從其是者訂其失者與此編并藏孔氏俾後來之文獻有足徵云

意田彙禮文儀注精意所存凡屬薦享不可不慎況行於聖人之廟者乎張顏宗朱子之意集為一書而序之如此可謂知禮矣惜其書不得而見也

右元

五禮通考卷一百十九